

说 明

为了古典小说资料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将近年来积累的资料，选编付印。

本书选编古典小说资料书的序、跋和出版说明，意在使读者通过阅读这些资料，了解每部资料书的特点，并比较其得失，以便熟练地使用这些资料书，从而学到搜集和编写资料的能力。

每条资料，均注明著者和出处，以便读者查对原书。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南开大学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编成后，又作为南开大学攻读古典小说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资料学课程的参考资料使用，并征求意见。付印前，承蒙山西人民出版社孙安邦同志审阅全稿。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还存在不少谬误，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以便再印时改正。

编 者

1985年5月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

目 录

唐人小说序例(汪辟疆)	(1)
小说考证前言(蒋瑞藻)	(2)
小说考证跋(蒋瑞藻)	(3)
戏剧考证前言(蒋瑞藻)	(4)
小说考证续编跋(蒋瑞藻)	(5)
小说枝谈前言(蒋瑞藻)	(5)
小说旧闻钞序言(鲁迅)	(6)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鲁迅)	(7)
中国小说史料序(郑振铎)	(8)
中国小说史料跋(赵景深)	(9)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出版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凡例(王利器)	(13)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凡例(黄霖等)	(14)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前言(曹祖荫等)	(16)
明清章回小说研究资料前言(张莉玲)	(21)
明清小说序跋选凡例(大连图书馆参考部)	(22)
明清小说序跋选出版说明(春风文艺出版社)	(23)
三言两拍资料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24)

三言两拍资料凡例(谭正璧)	(25)
三言两拍资料后记(谭正璧)	(26)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说明(朱一玄等)	(28)
施耐庵研究编者的话(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9)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水浒资料汇编凡例(马蹄疾)	(30)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水浒资料汇编后记(马蹄疾)	(32)
水浒传资料汇编说明(朱一玄等)	(34)
水浒传会评本例言(陈曦钟等)	(36)
西游记资料汇编说明(朱一玄等)	(38)
金瓶梅资料汇编说明(朱一玄)	(39)
聊斋志异资料汇编说明(朱一玄)	(41)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后记(节录)(张友鹤)	(42)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44)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编选说明(李汉秋)	(45)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说明(朱一玄等)	(47)
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辑校凡例(李汉秋)	(49)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凡例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53)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编辑说明(一粟)	(54)
红楼梦资料汇编说明(朱一玄)	(59)
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凡例(俞平伯)	(61)
红楼梦脂评校录说明(朱一玄)	(62)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略例(刘操南)	(64)
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和他的译著(节录)(亦邻真)	(65)
歧路灯旧闻钞前言(栾星)	(67)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叙例(阿英)	(69)

吴趼人研究资料前言（魏绍昌）	（70）
李伯元研究资料前言（魏绍昌）	（71）
老残游记资料前言（魏绍昌）	（72）
孽海花资料前言（魏绍昌）	（73）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叙例（魏绍昌）	（75）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后记（芮和师等）	（78）

唐人小说序例

汪辟疆

一、本编分上下二卷：上卷录单篇，下卷录专著。其他唐人杂记，近于琐碎者，虽间有隽永可味之小品，本编概从割弃。

一、唐人小说，宋初修《太平广记》，大部分已收入。本编取材，即以许刻《广记》为主。其所不备，或间有脱误者，则用《道藏》、《文苑英华》、《太平御览》、《资治通鉴考异》、《太平寰宇记》、《明钞原本说郭》、《顾氏文房小说》、《全唐文》及涵芬楼影印之旧本唐人专集小说校补。至明代通行之《古今逸史》、《说海》、《五朝小说》、《历代小史》，清人之《正续说郭》、《龙威秘书》、《唐人说荟》等丛刻，或擅改篇名，或妄题撰者，概不据录。

一、唐人小说，多有同出一源，而所载各异者。《广记》往往兼收，分散各卷。兹为便于参考计，依题附录。其采入史传，如《吴保安》、《谢小娥》之类，演为大曲鼓词，如宋曾布《水调七遍》咏冯燕、赵德麟《商调蝶恋花》十阙咏莺莺之类，皆与本文关系较深，概为逸录；俾读本传者，得以互参。

一、本编于各篇之后，将作者略历及本篇来源，各加按语，分疏于篇末，俾读者于故事之产生、演变，有所参考。惟唐、宋人杂著笔录，有一事而考订互见，则录其时代较早者。余皆割弃，以省篇幅。

• 1 •

一、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为杂剧传奇。本编亦将其剧名撰入，综述于后。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而进治元、明剧曲；而治元、明杂剧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惟编者见闻有限，缺略在所难免，希读者随时指正。

一、唐人说部专书，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张读《宣室志》、苏鹗《杜阳杂编》、范摅《云溪友议》之属，本应酌录数则，以备一种。惟原书尚在，不难购读，姑从阙如。若《玄怪录》、《续玄怪录》、《集异记》、牛肃《纪闻》、《甘泽谣》、裴铏《传奇》、《三水小牍》，或散在丛书，或备存《广记》，其文既为传奇之体，而书不易得，悉得甄录。故唐稗虽繁，而佳篇略备于是矣。

（《唐人小说》卷首，据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编者注：《唐人小说》本是一部唐人小说选本，并不是资料书。这里把它列入资料书，只是取其在各篇作品的后面所附录的资料部分。

小说考证前言

蒋瑞藻

蒋瑞藻曰：“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汉艺文志》）由来甚古，然体例不与今同。今之小说，非古之所谓小说也。今之小说，其殆出于宋天圣、嘉祐间乎！传言仁宗御宇，国家闲暇，朝臣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平话日出，海宇风靡。瞿存斋诗所谓“陌头盲女无愁恨，能

拔琵琶说赵家”者，其盛可想。而《青琐高议》、《宣和遗事》诸书，七字标目，又章回一体所自昉焉。元、明而降，分道扬镳。作者如林，附庸蔚为大国。虽所言未必可信，所纪未必皆实，而其佳者，颇足以娱乐心目，增广见闻，或则寓庄于谐，棒喝痴顽。其有功于世道人心，盖视高文典册无多让也。孔子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不綦然哉？顾作者往往以游戏出之，著书之由，不以告人，甚则并姓名而隐之。读者亦徒赏其文章之工妙，事迹之离奇；书之义例若何，原委若何，不过问焉。善读小说者，当不如是。今取各家著述之言小说者，略次其时代之先后，类为一编，条分缕析，本末井然。熟乎此者，其读各小说也，如土委地矣。度亦大雅君子所不弃乎！作《小说考证》。

（《小说考证》卷首，据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印本）

小说考证跋

蒋瑞藻

右《小说考证》十卷，蒋子之所编辑也。清宣统庚戌，蒋子年二十岁，始纂集是书。明年春，刻之上海《神州报》，才及万言，以事中辍，尘务丛集，欲续成之而未能也。顾海内同志，谬加赏鉴，以为酒后茶余，足资谈麈。日报杂志，时时甄录及之。去岁，南海何君藻安、吴胡君寄尘，编刊《文艺丛书》，复入之第一集。文字相知，鄙人所心感不置者也。特是书原未杀青，稿纸之存匿衍中者，殆如束笋，而三四年来，网罗之所得，又积成卷帙。落花片片，蔚然可观。因以暇日重事编次，都二百目一十三万言。古今小说之赫然在人耳目者，大抵具此矣。庸付手民，

传之好事。抄誊之学，自问盖无足道，读者其谓何？民国四年乙卯，壮月辛未夜，漏下三鼓写竟记。时万籁寂然，冷雨敲窗，芭蕉滴沥声，清澈可听也。麝提居士蒋瑞藻。

（《小说考证》卷末）

戏剧考证前言

蒋瑞藻

乙卯秋，蒋子谦《小说考证》成，其友或语之曰：“是编也，为卷十，为目二百，成文十余万言，虽未精审，亦繁博矣。子不闻乎？戏剧与小说，异流同原，殊途同归者也。而声音之道，感人尤深，其影响于风俗人心者，势力盖出小说上。清季以还，此事益盛。举国上下，无知无愚无贤不肖，鲜不有周郎之癖，著书论列者，亦既充栋汗牛，吾子其独无述乎？”蒋子曰：

“余于戏剧，门外汉耳。尝见夫裘马年少，鞭丝帽影，日驰逐舞衫歌扇间，大惑不解，以为弦绝管歇，回首若梦，正复有何余味？又尝闻人围坐聚谈，娓娓不肯休，或手自按拍，摹仿名伶声调，引吭高唱，响遏行云，不复知人间世更有何事。余每偃然惟恐卧去，若者佳，若者否，辄瞠目不知所答，梨园之中，经岁或不一涉足，天性固不与戏近，而又奚述焉？无已，则请如《小说考证》例，为之讨论其原委，辨析其同异，某为事实，某出虚构，聊助爱顾曲者之参征可乎？”乃竭旬日之力，草为此编，稍排比刊行之。语云：“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戏剧也，小说也，自贤者视之，小之小矣。蒋子乃不惮烦，旁搜博

稽，作为考证，然则蒋子其不贤者与！瑞藻记。

（《戏剧考证》卷首，据蒋瑞藻《小说考证》附录）

小说考证续编跋

蒋瑞藻

余辑《小说考证》，杀青于乙卯之八月。既问世，颇蒙读者称许，以为搜罗详备，足资博识，亲知间且有目为信今传后之作。其实缀辑之学，何当于著述？露纂雪钞，尽心焉而已。三四年以来续事编撰，复得十余万言，区为五集。小说之可考者，大抵已具，后此辍笔，不复为矣。共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五集写成，因识。时微雨霭庭斋外，芭蕉萧然作声，恍如乙卯之秋也。前后四年，情事适符，亦奇。诸暨蒋瑞藻。

（《小说考证续编》卷末，《小说考证》附录）

小说枝谈前言

蒋瑞藻

余少时撰《小说考证》凡三编，都数十万言，梓行久矣。年来读书所得，辄复札记，落花片片，蔚然可观，去夏无事，补缀成帙，名之曰《枝谈》云。甲子初伏，蒋瑞藻记。时年三十有四。

（《小说枝谈》卷首，据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印本）

小说旧闻钞序言

鲁迅

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时蒋氏瑞藻《小说考证》已版行，取以检寻，颇获裨助；独惜其并收传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时有异同。于是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缮写。历时既久，所积渐多；而二年已前又复废置，纸札丛杂，委之蟫尘。其所以不即焚弃者，盖缘事虽猥琐，究尝用心，取舍两穷，有如鸡肋焉尔。今年之春，有所枵触，更发旧稿，杂陈案头。一二小友以为此虽不足以饷名家，或尚非无裨于初学，助之编定，斐然成章，遂亦印行，即为此本。自愧读书不多，疏陋殊甚，空灾楮墨，贻痛评坛。然皆摭自本书，未尝转贩；而通卷俱论小说，如《小浮梅闲话》、《小说丛考》、《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辨》等，则以本为专著，无烦披拣，冀省篇幅，亦不复采也。凡所录载，本拟力汰复重，以便观览，然有破格，可得而言：在《水浒传》、《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下有复重者，着俗说流传之迹也；在《西游记》下有复重者，揭此书不着录于地志之渐也；在《源流》篇中有复重者，明札记臆说稗贩之多也。无稽甚者，亦在所删，而独留《消夏闲记》、《扬州梦》各一则，则以见悠谬之谈，故书中盖常有，且复至于此耳。翻检之书，别为目录附于末；然亦未有尝通观全部者，如王圻《续文献通考》，实仅阅其《经籍考》而已。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八月一日校讫记。鲁迅。

（《小说旧闻钞》卷首，据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本）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

鲁迅

《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迨《中国小说史略》印成，复应小友之请，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复重寻检之劳焉而已。而海上妄子，遂腾簧舌，以此为有闲之证，亦即为有钱之证也，则解腰曼舞，喷沫狂谈者尚已。然书亦不甚行，迄今十年，未闻再版，顾亦偶有寻求而不能得者，因图复印，略酬同流，惟于此道久未关心，得见古书之机会又日鲜，故除录《癸辛杂识》、《曲律》、《赌棋山庄集》三书而外，亦不能有所增益矣。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如《三言》之统系，《金瓶梅》之原本，皆使历来凝滞，一旦豁然，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憑心逞臆之所能至哉！然此皆不录。所以然者，乃缘或本为专著，载在期刊，或未见原书惮于转写，其详，则自有马廉郑振铎二君之作在也。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之夜，鲁迅校记。

（《小说旧闻钞》卷首）

中国小说史料序

郑振铎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察。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记得有人论《水浒传》的社会，而所据的版本，却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于是便纵谈到“作者”为什么要把卢俊义梦境作为结束的原因。这岂不是“一着错全盘都错”了么？又有人真的相信陈忱的《后水浒传》乃是明人作的，因为“序”上有万历字样，又有人相信它是元人的东西，因为首页的中缝，有“元人遗本”四字。这岂不也是颠倒了历史的事实了么？所以“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我们都是经过了“摸索”的境界，吃尽了苦的，故对于“版本”、“目录”的编著者，往往是抱着很大的敬意的。这一种为人而不为己的吃力的工作，略知学问的门径的人，都得拥护他们，帮忙他们，敬重他们。所以，关于某种专门学问的“目录”，较之摆起了“导师”之面目的什么“国学书目”之类的不伦不类的东西，自然是高明有用得多。

的。

而种种故事的变迁的研究，对于中国小说的探讨上，也有了很重要的价值。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最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但可惜这一类的材料，零星散在诸家笔记里的最多。搜集起来，最为困难。蒋瑞藻氏的《小说考证》用力殊劬，而内容芜杂。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取材最为可靠，但所收的“小说”不多。现在孔另境先生的这部《中国小说史料》，是就鲁迅先生的《旧闻钞》而加以扩充的。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所得已不在少。可以省掉我们许许多多的翻书的时间。这就是我们所不得不感谢他的。

在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后，继之以孔先生这类《中国小说史料》的出版，对于中国小说之版本的和故事的变迁的痕迹，我们已可以很明了的了。而初学者也可以不至有迷途之苦。想起了我们从前的暗中“摸索”之苦，实在不能不羡慕现在初学者们的幸运！

郑振铎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

（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卷首，据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印本）

中国小说史料跋

赵景深

我在《小说戏曲新考》（一九三九）上介绍本书道：“本书

采录宋元明清各家笔记中有关小说的部分，同时也把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和《小说校谈》以及鲁迅的《小说旧闻钞》所采集的收进去。所以，只是为了研究中国通俗小说，那末，这部《中国小说史料》实是最方便且也比较完备的。

“本书把《小说旧闻钞》几乎全部收了进去，所未收的只是一些案语以及下列几种类似笔记的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聊斋志异》、《夜谭随录》、《耳食录》、《阅微草堂笔记》以及《六合内外琐言》。

“蒋瑞藻搜集小说和戏剧的考证至勤，惜过芜杂，举凡杂剧、传奇、翻译小说、弹词、皮黄戏，一切都放在《小说考证》、《小说考证续编》、《小说考证拾遗》（现在这三部书已经合订一本）以及《小说校谭》里面。全书一共八本，通俗小说部分材料远不及戏曲，恐怕最多只占两本，零零落落地散载各册内，检查极为不便。孔另境把重要的都已收入《中国小说史料》。……

“孔辑的优点有三：一乃《红楼梦》材料特多，二即乌程（湖州）三大小说家的材料多采光绪《乌程县志》，为他书所未有。所谓乌程三大小说家，即编《拍案惊奇》的凌濛初，作《后水浒》的陈忱以及作《西游补》的董说。……三即《三言二拍》与《绣榻野史》的增辑，为以前所未有。”

但我对于《中国小说史料》也有批评，认为：一、《刘公案》疑为唱本；二、《南花小史》疑非小说；三、应补《老残游记》、《孽海花》等。

《中国小说史料》从一九三六年出版到现在，恰好经过了二十年。最近想要获得一些中国小说史料的人逐渐地多了起来，就常有人殷切地希望这书能够重版，恰巧孔另境先生也有此意，因为我曾评介过这本书，便要我找人来校订增补。我也希望这书能

够编得更好一些，早日出版，便约请《痛史》的校订人章荅深先生和《宋金杂剧考》的著者胡忌先生替他分头整理。我所批评的三点，自然都改正过来了。

章荅深先生住在南京，每天到南京图书馆去查书。凡是孔先生的原辑都尽可能找几种版本来校勘，择善而从。大致是木刻的石印的又早又好，大字木刻又比小字木刻清楚而少错误，木刻本中早刻的又比后刻的好。遇到怀疑的地方，就找小说原著来校。例如《一叶轩漫笔》上提到《儒林外史》上有一首《访支神乐观》的诗，费了不少时间查对原书，方才知“访支”应作“访友”。又如《两般秋雨盦随笔》上提到《五虎平西》上有路化王，也查了许久原书，方才放心。他还到南京大学去借书来核对。虽不敢说现在已经完全不错，至少是许多错别字和标点是已经改正过来了。倘若引用诗文，由于各人记忆不同而有差异，或叙述论断有误，也不加改动，以存其真。他在短时期内一共翻阅了一百七十多种笔记，增补了《海角遗编》、《希夷梦》、《彭公案》、《邻女语》、《九尾龟》、《海上繁华梦》、《笏山记》、《琴楼梦》、《金陵秋》等考证。此外原有的史料也都增补了不少条。

胡忌先生住在上海，我可以将我所收藏的一些小说史料如剪报、刊物等供给他。他不作校勘工作，却做了排比工作，将原书次序大致按照时代重行排列（包括目次、正文、《小说撰者录》和《史料引用编目》）。他也增补了一些条目，特别注重于最近中国小说史研究者的论文，不取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分析，专取考证部分，每篇抄录几百字，好象做提要一样。新近出版了有关《红楼梦》的几种论文集如《四松堂集》、《春柳堂诗稿》、《蕉窗集》、《绿烟琐窗集》等，他也抄录了好些首诗。他在这方面的工夫不少。解弢的《小说话》和钱静方的



《小说丛考》虽是专著，由于这些书现在也已难于购置，便也采用了一些条。另外他还增补了《清风闸》的考证。

最近我将章荅深、胡忌两先生钞校的材料作了一番去取和整理的工作，编定以后，便将帮助孔另境先生整理《中国小说史料》的经过叙述如上。后来，孔先生又托陆澹安、金性尧两位先生再校阅一遍。孔先生原来所辑的《辽东传》和《大禹治水》没有传书，《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祈禹传》以及《黑白传》也不易看到原书，便都删去。《灯花婆婆》则并入《平妖传》。由于笔记小说浩如烟海，本书决不能说是搜罗完备，我们只是就见闻所及，聊尽心力而已。

赵景深

一九五六年八月廿七日

（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卷末）

元明清三代禁毁 小说戏曲史料出版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我国的小说戏曲，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到宋代已经盛行，元、明、清三代更有很大发展。由于小说戏曲作者大都是接触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他们用感情丰富的笔触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励人民进行反抗和斗争，这就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惊慌不安，对小说戏曲实行严厉禁毁的政策。在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中国，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加上激烈的阶级矛盾，对小说戏曲作者采取杀头、充军等严刑峻法，企图禁

止这些小说戏曲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明代，民族矛盾虽然缓和，而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对小说戏曲的禁毁仍然不断进行。到了清代，满族贵族统治中国的政治情况又和元代大致相同。封建统治阶级对小说戏曲实行禁毁的主要罪名是“诲淫”、“诲盗”，有伤“风化”。实际上，被禁毁的小说戏曲，主要是有关反抗封建统治、鞭挞贪官污吏和揭露封建社会黑暗腐朽的作品。因此，封建统治阶级禁毁小说戏曲的主要目的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企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三个朝代的高压政策，被禁毁的小说戏曲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使得许多优秀的作品湮没不传，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资料，前人曾作过零星的搜集工作，惟因资料分散，给深入研究带来很多不便。本书搜集了从官书到私人笔记的有关文献资料，曾于一九三八年七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现在，在原书的基础上，辑录者又增补了许多材料，经过整理后交由我社重新出版，以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之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六月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卷首，据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凡例

王利器

一、《中央法令》一编，按照事件发生年月排列，一事而并见数书者，以一书为主，而互注他事于当条之下。

• 13 •